



时光之水

SHIGUANGZHISHUI

张大威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独特的审视

——读张大威的随笔

李宏林

张大威，一个多么充满阳刚之气的名字！这个名字常在辽宁日报的副刊版面上同读者见面，多少人，包括一些常通信的作者，都认为主持版面编辑的张大威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性。其实错了，辽宁日报文艺部主任张大威，是位性格很内向的女士。

大约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可能是她从事新闻工作已十多年的缘故，经耳濡目染，关心社会的细胞丰富起来，她倏地写起随笔，从中评古说今，醒世启人。这些作品先是发表在《辽宁日报》上，以后又披载于《随笔》、《文学自由谈》、《鸭绿江》等著名的刊物，到世纪末一盘点，她已有诸多篇什同读者见面了。她这些作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字里行间不再见她那女性的文静，对滋养过她的中国古文化不再顶礼膜拜，而是冷面回眸，以别样一种目光，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廊里，把一些常被人忽略的文化角落开掘出来，并生发出令人心颤的话题，对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文化精神的中国古文化虚伪、丑陋的一面进行批判。其文章文采飞扬，笔锋犀利，叙述老到，颇值一读。

凡读过《论语》者，谁不记得孔老夫子盛赞弟子颜回的一句著名的语录：“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丘是在赞扬一种安贫乐道的献身精神，数千年来中国人都是按照孔丘的这个思想

定式崇拜老夫子的这段指示和他的弟子。然而张大威却对这模式提出挑战：她从颜回的一笑里看出了破绽，她写随笔《颜回的笑》，也就是那“不改其乐”的乐，她发问了：颜回笑什么？她说孔丘向来食不厌精，妻子煮梨子味道没鼓捣好就休了老婆，老夫子多咱安贫过？作者又进而解剖孔丘给我们看：孔子不仅不安贫，还特别爱官亦爱钱，儒家弟子也大凡如此。所以她怀疑回的笑不是真的笑，她对孔丘赞扬的安贫精神有所质疑。实际大威是信手从颜回的笑里找个由头，她的本意是揭穿她从丰富的儒家言行中早就认定的儒家文化的虚伪一面。

大威通过犀利的笔，批判得最为入木三分的还数她对维系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统治的核心的政治文化构件——官本位的抨击。读读她发表在《随笔》上的《诗，无法纯粹》。有许多诗评家做中国诗史的文章，当然把自《诗经》起的国粹评得光辉灿烂，以至称中国为诗之国。而大威这个女子偏不随众，她来个逆向思维，她举出诗仙、诗圣等等例子，俏皮地写道：“诗人，圣人的子孙，所求，官也。诗人明白，有诗无官，有分量吗？”

“孔丘所求，亦官也。”她甚而感慨，不为官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呀！；她继而挑明，“漫长的封建社会，皇皇中华帝国，一直是官本位，沧海桑田，什么河都会干，官河不干，时至今日……”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由此她发问：“诗人可超越强权、功利、世俗生存吗？一个字：难。”我们不必把作者的这种诗论当作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定评，但大威的这一家之见却是值得重视的，她的视角独特，她的思维新颖，她不人云亦云；有发现，敢开腔，不再“舆论一律”，这是中国文化界的一种进步。

与《诗，无法纯粹》有同工之妙的是大威新近发表在《辽宁日报》上的《狂士》。它的异处是不再谈古代诗品，而是谈祖宗

们做人。她选了一个历代颇博高名，似有超凡脱俗气质的“狂士”作为议论的话题。作者出语惊人，她认为所谓狂士，“本质上是‘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有狂气，没狂骨，有狂想，没狂行，绝不梗着脖子一条道跑到黑。说来说去原是和皇帝是一伙的。”她的结论：狂士们一概是“佯狂”。作者举出所谓大狂士郑板桥为例，“板桥只在无关痛痒的小问题上放放刁，发发名人脾气罢了。”大威还好无情，把板桥给表弟写的信亮出来，让人看板桥不敢作狂官的软骨头心态。所以大威称“板桥的狂，仅在业余时间，业余爱好上发作，万不敢把狂气带到官场上，那与乌纱有碍。”有碍到什么程度？作者告诉我们，发脾气越了雷池的祢衡、嵇康、杨惲都被砍了脑袋。一千多字的《狂士》，实是给我们勾勒了封建社会官本位体制的严酷和官本位对古代文化人性格摧残的这样一个大问题，这话题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崇尚官本位的现代中国人，也不乏是面镜子。

如果说上述两篇随笔是大威对于中国古文化和古文人进行概括性的纵论，那么《沈三白的帐子》则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具体剖析了。这篇千字文，探视深微，批判尖锐，反映出作者非同一般的洞察力。沈三白在他的《浮生六记》中有一段文字记他夏天在帐子中睡觉时出现幻觉，把蚊子看成了仙鹤，“鹤唳云端，怡然称快”。很难想到，大威竟在这沈三白头脑一闪忽的瞬间，窥到了一个大世界，她层层剥皮，对这一“闪忽”进行剖析：说事情的关键是帐子。“帐子内躲着遁世的人，隐逸的人，胆怯的人，淡泊的人，宁静的人，不负责任的人……他们，看不见或是装作看不见大千世界的苦难、光华、污浊、妩媚。他们与这个世界的种种扭结，都用这顶帐子隔开了。”这是在责怨逃避现实的沈三白们。然而意不止此，作者笔锋一转，立即将锋芒刺向那个社会：“在几千年封建专制桎梏下，文人没有自由歌唱的

权力，他们不唱蚊子唱什么？这是囚人的歌唱。”好深刻！蚊子——帐子——囚人，大威是在掬一滴咸水，让人们从中好好地看看大海。记者的敏感，作家的深刻，被她“双占”了。

写到这里必须向大家推荐大威的《说说睡觉》。这个命题就十分奇巧，也给人悬念：睡觉有什么可说的？作者真叫有本事，她给你列举了几个因写睡觉而获罪的名人实例。苏东坡受贬谪，他睡醒一觉，写诗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大威告诉我们：这诗“传至京师，宰相笑曰：‘苏子尚尔快活也，复贬昌化。’”一个“为报先生春睡美”遭再贬，获罪了不是？还有蔡确，大威告诉我们，蔡确写《夏日登车盖亭》，诗里也因写到“睡起莞然成独笑”，致使宋神宗猜疑他笑神威龙座，也定了蔡确的罪。纯属一个生理需求的睡觉问题，而作者有知识、有见地、有文采地把话题引入封建文化专制这一个千古大题目，且文章做得得体，做得老健。所以我称大威的随笔无论是在历史知识性上，在对古诗文的理解演绎上，在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深度上，在文字表达的功力上，都有男性大家气势。难怪人们错把大威当勇士。

审视中国古文化的随笔，只是大威随笔中的一部分。她解剖古人文，意在古为今用，鉴古人之辙，驾今人之车。她还写了许多谈述现今文化的随笔，今古对照，相辅相成，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很是好看。愿大威的文化随笔，越写越好，笔力更健，构成自家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真诚，散文的生命

——读张大威的散文

于慧彬

一位专写散文的朋友告诉我说：“你们辽报青年版(93.3.25)刊登一篇散文叫《无我》，写得太好了，我看了好几遍。”于是我急忙找到报纸，一口气读完《无我》，已是泪流满面——张大威？

这以后，每当属名大威的文章我便细细读来。每读一篇都使我激动好久。你会为她忧郁、会为她欢乐，你的感觉是：大威在用心灵的颤动，用真诚的情感，用生命的汁液来写作。《无我》中，她对母亲的描写就是这样：

“暑假回家时，刚下车，就见母亲在车站附近的市场上高声叫卖西红柿……母亲满是沟壑的脸上全是汗水。”“‘为什么不在村子里卖？’我问。‘到县城里卖，每斤可多赚一分钱。’母亲说。我拿起了秤，帮助母亲卖菜。在回家的路上，母亲拄着一支拐杖。母亲一再向我解释，她现在身体好得很，完全可以不用拐杖。‘拿着它，回家晚时，壮壮胆子。’母亲说这话时，故意高亮了声音，飞快了脚步，装出一副身体健朗，可负重担的样子。然而这种伪饰格外叫人心酸，母亲想装得年轻些，结果叫人看出她完全衰老。这就像夕阳的煌美总让人想起黑夜的黝暗。”大威把母亲为了给她和弟弟积攒学费，为了每斤多赚一分钱而不顾衰老去远离家的县城，写得情真意切，你能感知一位母亲生命

中“无我”的伟大和光辉。

读大威在全国散文征文大奖赛中获三等奖的《歌谣》，这篇只有2000字的散文，你却能看到一个被几千年封建传统蹂躏、压抑的生命。“你的心中便植下了一种深深的忧郁。”

“春日的华风从百草上飘过，亦从走马芹上飘过，风的舞裳里，走来了大姐。她坐在我的身边，用左手优雅地捋着走马芹的叶片，走马芹滑润的绿血，顺着她细美的手指甜甜地流下。大姐凄哀地笑：‘那首歌谣，你会唱吗？走马芹，药死人，药死丫头还罢了，药死小子活坑人。……小妹，我们为什么生为女人？’”

“回到家中才知道，聪明过人的大姐，将不再去学校读书，尽管她靠自己为人帮工赚学费读完了小学，但家中不让她去县城读中学。原因很简单，她是个女孩子……”大威用真实的描写为大姐的命运感叹、哭泣，你读后仿佛有一把火在烧灼着你的心。

散文的美是融合了心灵的真诚和生活的真实而创造出来的。大威就是这样写着散文，所以你读她的作品，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会向你走来，一件件活生生的事仿佛就发生在你的身边。

大威以自己的心灵感悟生活，精心采摘自己脚下这块肥沃大地上丰硕的果实。她散文的题材几乎全部选自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自己亲朋好友的经历，大威用生命的汁液浇灌着他们，使他们色彩纷呈、栩栩如生。在充满虚伪的现代社会里，你在这里会寻求到一个真实的感情世界，所以你能格外地看重她、珍视她，而担心会失去她。

大威的文品犹如她的人品，踏踏实实的，从不张扬。一次，我在一本文学刊物上，看到她获奖的消息，便问：“张大威那是你的吧？”她只笑笑点了点头。作为会“舆论”的记者，她从不为自己“舆论”。闲着的时候，她就在书的世界里寻求着自己的

渴望。

欣赏大威的散文真是一种享受。同时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要想使散文走进读者的心里，用真诚去写作便是一副起死回生的良药。

目 录

代序一 独特的审视

——读张大威的随笔 李宏林

代序二 真诚，散文的生命

——读张大威的散文 于慧彬

上 卷

诗，无法纯粹	1
狂士	8
艺术女神的眼	11
书何罪	14
青蚨不落书案	17
颜回的笑	19
细腰情结	22
书房	24
满耳秋风柳耆卿	27
才情对手	28
人影窗纱说朦胧	30
沈三白的帐子	32
诗意的黄昏	34
闲适的况味	37
千秋听雨	40
不舍	42

远年的落花·····	44
人如美玉，文如锦绣·····	47
短文三则·····	51
阅读衰颓·····	53
文化的尴尬·····	55
战士不朽·····	58
我们需要英雄·····	61
花朵与饲料·····	64
花的问语·····	68
崇高让人流泪·····	70
蝴蝶为哪日的黄花发愁·····	72
侠们的风采·····	74
关于写扯淡文章·····	76
理由·····	78
旧香频嗅·····	81
平庸的纠缠·····	84
书评的品格·····	87
永远的书香·····	90
天然·····	92
书中自有千钟水·····	94
幽香·····	97
心境·书境·····	99
明月清风与流水·····	101
——东坡先生的黄州岁月	
野花·月亮·风·····	106
许允妇与苏小小·····	108
赤壁奇遇·····	110

聪明的刘邦	112
许由洗耳	114
夜读散记	116
说说睡觉	121
一个归字万种愁	126
醉虾	130
说媚	132
一枝枝不叫花瘦	137
口祸	138
指缝间的沙粒	145

中 卷

黔之驴	161
鱼之乐	163
杂题二则	165
官仓老鼠	167
仙儿	169
照镜子	171
没钱也快乐	172
梦中当大款	173
最佳儿子	175
饮酒的境界	177
喝的都是可口可乐	179
生死之交一碗酒	181
假若没了麻将	183
人生盼望	185
遥想买房	187

婚礼的“派”.....	190
女人难做	193
给七仙女的一封信	195

下 卷

歌谣	197
我的马兰	200
无我	203
小屋	206
给母亲写封信	209
父亲和他的藏书	211
杏子黄了	214
皮球的故事	217
捡糖纸	220
指甲花	222
看云	223
红裙子	225
回忆与蝴蝶	227
找鬼	229
墙上长麦子的教室	231
不同的蝴蝶	233
关于鞋子的一串美丽而忧伤的故事	235
告别	240
镜子	242
黄昏芦笛声	245
桃花与纸船	247
远方	250

目录

夕阳·桃花·女孩	252
心窗	253
无名鸟	255
三月	256
女人的年轮	257
秋花依旧浪漫	258
月下独步	260
踏遍青山	262
桃花谢了	264
中年女人	265
珍重草青青	268
成熟的断想	271
野花	272
乡思	274
落地蔷薇	275
花之痕	276
霜天小白菊	278
休息的艺术	279
青青芦苇如云	280
仰望土豆	282
磨蚀	286
旅人	289
我为我的河忧郁	292
后记	297

诗，无法纯粹

秋雨潇潇夜，独自一人，灯下读诗。无端的，那灯遽灭，停电？掩上诗卷，默坐，冥想。思绪，飘摇摇很幽远，幽远到诗的万山最深处。许多事，许多关于诗人、关于诗的事，很苍凉，很寂寞，很古艳，也很痛楚的事，都来了。

秋雨，越发地沧沧浪浪。诗人早已水逝云飞，后人数落些什么？诗，在圣人孔丘的笔下，不是已经定为“经”，在文脉的源头，就被清供起来么？那都是些多好的诗，你读过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好诗，一行行清风，一行行欢笑，一行行纯粹，没有阳光穿不透的花朵，没有捉摸不定的枝枝蔓蔓。那时，诗，就是诗，是一种生命的自由畅射，是原始天真的律动。谁作诗，出了风头？没有。独立而完整的诗人还没有产生，作诗，就是作诗，没有功利目的。圣人孔丘，他经营了诗。圣人孔丘历来述而不作。他是编纂家，文坛上“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鼻祖。他删诗，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极早的，极简的文学评论。不评啥啥艺术形式，不说啥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话语、语境等等，就评内容，儒家倡导文以载道，我琢磨这事滥觞于此。

独立而完整的诗人怎么就产生了？我这里只说中国的诗人，中国古代的诗人，别的咱不说。诗人对诗的爱与恨，诗人与诗的相谐与背反，凭借与痛苦，欣悦与憎恨，表现与逃避？这是怎样一笔账？漫长的封建社会，皇皇中华帝国，一直是官本位，沧海桑田，什么河都会干，官河不干。时至今日，在吾村一科长还

乡，父老轰动。一诗人还乡，鸡犬寂然。问其理由，或告曰：科长会批条子，弄化肥。诗人指指戳戳，乱说天不蓝，草不绿，环境污染了，端的讨厌。诗多事，诗无用。

五千年官文化，对诗，对文学，对艺术，对科学，对技术，对商贾，都瞧它不起。吾师圣人孔丘，据说最爱文化。师表，文宗。所求，官也。拨开历史的寒云迷雾，圣人孔丘，标准像：政客。

诗人，圣人的子孙，所求，亦官也。或说诗人若填表，第一志愿，官也。诗人明白，有诗，无官，有分量么？麒麟阁中，儒冠何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呀！

忽然想起了李白，青莲来兮，清香飘飘；青莲去兮，谪仙逍遥；李白的傲骨，清风玉妙，朗月寒松。“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诗仙这样说自己。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

诗史杜甫这样说诗仙。

我们有没有权力读读李白的另一些诗文？如读陶渊明，读他的《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并诗》，也读他的《闲情赋并序》（这是鲁迅先生的意思，俗子谁敢掠美）。

读读李白的另一些诗文。

读文。《与韩荆州书》，千古美文瑰宝。像读文？有点。捉摸不定。“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句话，是格言，流传下来了。做人老实点儿，人若是封了万户侯，还会不会识韩荆州？也许会，为交友。交友讲究才情相近，义气相契，心灵相通，行文多娓荡、温厚、亲切、自然、滋润。如青莲送给汪

伦的那首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多么自在，舒展。行文不张扬、不华丽、不失真。

诗仙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不为交友。《与韩荆州书》这样说韩：“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青莲写书为自荐，为“扬眉吐气，激昂青云。”韩在当时是个较正直的官吏，恕我孤陋，不知韩凭什么做“文章之司命”，韩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什么位置？有无位置，大约无位置。写此文时，案头恰有一本《唐才子传》，元辛文房囊括了唐代大小系列名牌才子，没有韩。韩喜欢识拔后进，韩可做“文章之司命”么？唉，文章之司命！文章之司命！！古往今来，偏是皇帝老儿、贵戚权要，都做了“文章之司命”。由他们评介诗，有极大的随意性。这里举个例子，不是说李白，是说王维。但可看到“文章之司命”们怎样“司命”。唐薛用弱著《集异集》，讲王维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投在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门下，以求中个解元。御弟，做文章之司命，也成。不成。还有权势更大的，太平公主，唐高宗的女儿。后参与宫廷政变，要废唐玄宗，被杀。那时，这事没发生。她，炙手可热。她已应人之托，答应了张九皋，推他为乡试第一名。岐王给王维出谋，把王弄成伶人模样，鲜衣丽服，在太平公主筵席前，琅然、清圆、琤琮琮，弹琵琶。

“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即

献怀中诗卷。公主览读，惊骇曰：‘皆我素所诵习者，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为乎？’”于是便随手删除了张九皋。“顾谓维曰：‘子诚取解，当为子力。’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官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另一说太平公主实为玉真公主。太平乎，玉真乎，实质一样，权要在做“文章之司命”。）

张九皋，谁知他是某科某甲某名了。“文章之司命”这权力棒，在太平公主的手中，运转自由，她说谁好，谁就好。她让谁中啥谁就中啥。才高如王维者，也得走后门。完全凭本事竞争，实现自我价值，老祖宗时都行不通。老听人慨叹商品社会人心不古，同志们，片面啊。在此事上，人心是古的，很古的。哲人列子御风而行，奴才冯子都，“倚仗将军势，调笑酒家胡。”永远不变的结论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王维中了解元，别人还能说什么？假设一下，王维没有投到岐王门下，没有得到太平公主这位“文章之司命”的青眼，张九皋中了解元，历史怎么说。历史什么也不说，历史也屏除过许多个“王维”。李白也曾投到玉真公主门下，未被赏识。“唐以诗赋取士，如李、杜不得举进士。”这司命们，二五眼。清道光做“文章之司命”，殿试时又不会看文章，懵。看谁的字写得好，就钦点。历史有许多雾花朵，看不清。说王维，也就会理解李白，为啥写《与韩荆州书》，他没办法，他不写，权要不赏识他，青萍、结缘不投薛、卞之门，亦是无价。王维比李白幸运。王维，在唐代诗人中，混得相当可以。李白，点背。写了《与韩荆州书》，富贵路亦不平坦。韩荆州提携他了吗？不知道。

诗，不长富贵眼。评诗的人，长了富贵眼。文人评诗，剔去审美褊狭、门户之见，会是惺惺相惜，会是对美的膜拜。权要评诗，不能说都混，都是二五眼，如太平公主，也说王维诗好。这